

解读美国反恐兵力部署政策调整

金良祥

摘 要: 撤兵伊拉克和增兵阿富汗是奥巴马政府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拉克战争缺乏合法性,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本身成为伊拉克局势恶化的原因之一, 撤兵主要是稳定局势的需要; 阿富汗战争虽具一定的合法性, 但反恐形势趋于严峻, 增兵阿富汗则主要是防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从长远来看, 美不会放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既得地缘战略利益, 美在两国的军事存在将成为美全球基地体系的一部分。

关键词: 增兵阿富汗; 撤兵伊拉克; 美国领导地位; 地缘战略利益; 反恐战略

作者简介: 金良祥, 博士,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3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9)06-0032-06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反恐政策调整是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所作出的“变革”承诺的一部分, 撤兵伊拉克和增兵阿富汗则是美国新政府反恐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2008年底, 由于联合国对美军驻留伊拉克的授权即将到期, 美国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签署了“驻军地位协议”; 2009年6月31日, 美国如期从伊拉克城镇撤出战斗部队, 完成了第一阶段撤军任务。与此同时, 美国加快了增兵阿富汗的步伐。2009年3月27日, 奥巴马政府推出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战略, 宣布向阿富汗增加1.7万人的作战部队, 另外增加4000人的部队用于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1], 使驻阿美军的数量达到近6万人; 2009年9月以来, 美国内再度掀起关于增兵阿富汗的争论, 美军驻阿最高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认为, 如仅增兵1万, 阿富汗战争失败的风险极高, 增兵4万才能使阿富汗战争的风险降到最低点。^[2]同样是反恐战场, 美国却分别采取了撤兵和增兵两项截然不同的政策, 其原因是什么?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战略逻辑? 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另外, 撤兵和增兵是否在更深层次上包含美国的地缘战略意图? 撤兵是否意味着美国准备放弃伊拉克? 增兵是否意味着阿富汗的地缘战略重要性的上升? 如此等等。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撤兵和增兵均为奥巴马恢复美国领导地位战略的体现

撤兵伊拉克和增兵阿富汗是奥巴马政府采取的两大重要战略举措。虽然两者在形式上存在差异, 但都体现了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后期美国内开始的政策反思和奥巴马上任初期关于反恐问题的设想。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后期, 美国深陷反恐困局, 民主党以及部分共和党人士的批评促使小布什政府进行深刻反思, 其反恐政策重意识形态、轻现实利益的色彩逐渐淡化, 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回归传统^{[3][4-38]}; 新任总统奥巴马则决心纠正小布什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严重错误, 将恢复(Renew)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视为己任。^[4]

小布什政府的错误政策严重威胁了全球安全, 损害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也损害了美

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但最终损害的则是对美国极为重要的全球领导地位。其过于依赖暴力手段、在中东地区多点出击的政策，不仅未能消灭“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势力，反而激化了矛盾、分散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使“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势力获得喘息的时机，反恐形势趋于恶化；其在中东地区推行西式民主的战略，冲击了伊斯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引起了包括温和力量在内的伊斯兰世界的不满；美不顾全球主流民意的强烈反对，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破坏了包括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任。

关于反恐战争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打击，对奥巴马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指出，反恐战争损害了美国赢得信任的能力以及美国力量的国际合法性，导致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灾难性伤害。^{[5][116-117]} 奥巴马竞选期间也撰文指出，布什政府以过去传统思维应对“9·11”非传统式袭击，故而主要采取军事解决办法，这种悲剧性、误导性观点将美国带入了一场根本不应得到授权，也根本不应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曝光之后，世界对美国的目标和原则失去了信任。奥巴马自比为美国历史上力挽狂澜的伟大人物，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约翰·肯尼迪等，将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视为己任，他认为美国的时代并没有结束，在美国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和财产损失之后，美国不应退缩，也不应胁迫其他国家服从（Submission），而是必须以行为和榜样的方式领导世界，认为美国需要汲取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时代的智慧。^[4]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小布什时期美国两次重大反恐行动，其中伊拉克战争也是导致美国丧失国际威信的直接原因，因此合乎逻辑地成为奥巴马政府重树美国领导地位的新战略切入点之一。按照奥巴马本人的说法，美国“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将伊拉克交还给伊拉克人民，同时巩固阿富汗来之不易的和平”^[6]。当然，撤兵和增兵的最终决定是美国权衡两大战场的得失，并对总体反恐形势进行冷静评估的结果。“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所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将伊拉克当做‘反恐’的主战场；而奥巴马则认为阿富汗才是‘反恐’战争的重要前线，必须到恐怖分子扎根最深的地方去打击他们。”^[7]

二、增兵阿富汗目的在于防止反恐形势继续恶化

如前所述，进入2009年，奥巴马政府主要官员相继表达了增兵阿富汗的政策意向，7月2日，驻阿美军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发动代号为“利剑攻势”的军事行动，虽主要为确保2009年8月20日阿总统选举的安全和顺利进行，但也标志着美国增兵阿富汗、加强阿富汗反恐力度的政策进入实施阶段。加强阿富汗反恐力度，不仅是防止国际反恐形势继续恶化、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回归“合法”的反恐路线、重树美国形象的关键。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两个关于国际反恐的决议，分别为9月12日的1368号决议和9月28日的1373号决议，这两个决议均认可各国以“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8]，含蓄地授权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也因此成为一场具备一定合法性的战争。当然，国际社会对美国过于依靠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而忽视其他手段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对美军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进行了强烈谴责。尽管国际社会对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给予了有力支持，但阿富汗反恐战争远远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的卡尔扎伊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仅限于首都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在阿富汗广大的其他地区并没有实际影响力。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美国将反恐重点转移到伊拉克，阿富汗塔利班势力最近几年强劲反弹，不仅屡向阿富汗多国部队发动袭击，而且不断向邻国巴基斯坦蔓延，使巴阿边境地区成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向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进行辐射渗透的新根据地。正如奥巴马所指出：“对于美国人民来说，（阿巴）边境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1]防止阿巴边境地区成为一个范围更大的恐怖主义策源地，成为奥巴马政府反恐政策的重要目标。

美国已经深刻认识到，将近八年的战争“仅凭军事力量无法解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问题”^[9]。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指出，美国以反对恐怖主义为名而发动的阿

富汗战争之所以绵延八年而未见明显成效，其根本原因是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围剿“基地”组织成员和塔利班武装过程中没有真正赢得当地百姓的支持。^[10]因此，从长期来看，美国将扩大运用非军事手段以在政治上分化塔利班，削弱极端主义思潮赖以滋长的土壤。2009年2月19日，奥巴马与加拿大总理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美国不仅在军事上将坚持不懈地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势力，而且将加强外交和发展工作。^[11]此外，奥巴马也已认识到必须采取整体性的战略，主张在塔利班进行渗透的地区推行有效的发展计划，并将其提升到与孤立塔利班的外交政策同等重要的高度。^[4]

认识到非军事手段的重要性并将其提升到反恐战略的高度，无疑是奥巴马政府反恐政策进步性的体现。然而，为确保“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不存在要尽可能多地杀害美国人的丧心病狂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9]，军事打击仍将是阿富汗反恐政策主要支柱，长期如此，短期更是如此。在奥巴马看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威胁并非“不是可以辩论的看法问题，而是必须正视的事实”^[9]。奥巴马政府反恐问题的主要决策人士相信，“基地”组织“运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可能，对世界上美国和美国利益实施袭击的意图并没有衰减，对美国本土再次实施袭击仍是‘基地’组织高级领导层的首要任务”^[12]。因此，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必须将反恐精力集中于恐怖主义势力扎根最深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他同时认为，只要美国行动迅速、明智、审慎和果断，在阿富汗取得胜利是可能的。^[4]

增兵阿富汗，加强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力度，不仅是继续“合法”战争的需要，也是为了履行美国的国际责任。如前所述，错误的反恐政策已使美国的软实力遭到损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无所作为。听任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将进一步助长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使其继续泛滥，危害国际安全，美国也将面临更多的指责。

三、合法性不足是美国撤兵伊拉克的主要原因

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后期，美国开始酝酿从伊拉克撤军。2008年12月底，在联合国授权美军驻留伊拉克的期限即将结束之际，美国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签署了“驻军地位协议”。由于实质内容涉及美军分阶段撤离伊拉克的具体期限，因此外界常将该文件理解为撤军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军将分两个阶段撤离伊拉克：第一阶段，即为2009年6月30日之前，美军将从伊拉克城镇撤出战斗部队；第二阶段，即为2011年12月31日之前，美军将从伊拉克撤出所有部队。2009年2月27日，奥巴马总统进一步承诺将在2010年8月31日之前从伊拉克撤离大部分军队，结束作战任务，留下3.5万~5万兵力，负责支持伊拉克政府及其安全部队的军事行动，并最终于2011年12月31日之前撤出。这便是比较完整的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

撤兵伊拉克主要源于美国纠正反恐政策错误的需要。美国以战争方式推翻萨达姆政权，按照美国模式建立伊拉克新政权，并将其作为美国进一步改造中东地区的样板。然而，事实表明，尽管美国顺利地达到了“破”的目标，但至今仍未完成“立”的任务。3万亿美元的巨额开支和4000多士兵的生命，没有造就一个安全和稳定的伊拉克，反而使伊拉克陷入长期动荡之中，境内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此起彼伏。即使投入更多的兵力，似乎也不能改变伊拉克的安全状况。

造成伊拉克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伊战缺少基本的合法性。作为小布什政府中东民主化战略的体现，伊拉克战争完全偏离了正确的反恐方向。激进和极端反美势力的活动迎合了部分伊拉克民众反对伊战和美国军事占领的合理需求，这些组织故而获得了在伊拉克生存、滋生和发展的必要土壤，并成为伊拉克安全局势持续恶化的基本原因。布热津斯基指出，伊拉克战争为针对美国或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招募新成员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强化了极端主义的吸引力。^{[5]118}因此，美国的高调军事存在并不利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撤兵有利于缓和伊民众反美情绪，削弱反美组织的支持基础。

撤兵伊拉克也是增兵阿富汗的需要。导致阿富汗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伊拉克战争占用了美国大量的军事资源。在总兵源数量短期无法增加的情况下，美不得不统筹考虑，通过从伊拉克撤兵的办法来增援阿富汗。截止2008年底，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人数约为15万，而在阿富

汗战场的兵力约为 3.8 万，两者相差十分悬殊。“为了集中打击我们（美国）人民的最大敌人，美国不能再因为伊拉克战争而拒绝向阿富汗增加资源”^[1]。当然，如果考虑到北约部队，阿富汗多国部队的总数也有 10 万之众。

另外，伊拉克安全形势好于阿富汗，也是美国作出撤兵伊拉克决定的重要原因。相对于阿富汗而言，伊拉克中央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条件比较充分。伊战之前，伊拉克已建立比较完善的道路交通体系，虽经战争，但仍能发挥一定的功能；伊拉克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工业已处在恢复性生产阶段，为伊政府缓和国内矛盾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资源；伊拉克已建立具有相当规模的安全部队，有一定独立地维护安全局势的能力。

总之，撤兵伊拉克，既有纠正错误反恐政策方面的考虑，也有基于美国在伊军事存在的消极影响的考量和基于美国对伊拉克安全形势比较乐观的判断。随着美国撤兵进程的逐步加快，伊拉克安全形势究竟是朝着良性，还是恶性方向发展，仍是未定之天。种种不确定性因素都有可能对伊拉克安全形势产生消极影响，如“基地”组织等是否会加紧向伊拉克渗透，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宗教和民族矛盾是否会激化，以及伊拉克安全部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维护稳定等。

四、美不会放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既得地缘战略利益

毋庸置疑，无论是撤兵伊拉克，还是增兵阿富汗，都基于奥巴马政府对恐怖主义问题以及反恐形势相对客观的认识，都服务于重新树立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不可否认，从目前情况来看，增兵阿富汗首先是奥巴马政府短期内解决燃眉之急的需要，但从长期来看，国际社会不能由此低估美国在两国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意志。美国“政策调整并非源自其对中东的认知和思维的根本改变，也非对布什新中东政策的根本颠覆，而是为摆脱中东战略困境所采取的策略性举措……”^[6]事实上，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到战后重建，美国政策一直受到强烈的地缘政治动机的驱动。

美国先后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其基本战略意图是按照美国模式组建两国现政权，并希望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两国政权执行亲美政策，从而成为维护美在中东、南亚以及中亚地区地缘战略利益的永久性堡垒。一位比较公正的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恐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而展开的战争，是把整个伊斯兰世界纳入美国管辖的战争”^[13]。伊拉克处于中东地区的核心地带，亲美的伊拉克在美国中东战略中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伊拉克的丰富石油资源直接关系到美国能否确保“石油以合理的价格稳定地供应西方自由世界”，换言之，美国希望通过伊拉克战争“一劳永逸地抹去萨达姆·侯赛因的所有影响，获得其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并将美国的影响延伸到由于苏联崩溃在欧亚大陆南部富油地区形成的真空”^{[14]265}。阿富汗则是从南亚进入中亚地区的战略跳板，据守阿富汗，进则可抵达中亚，退则可遏制俄罗斯南下。此外，阿富汗也是中亚里海地区油气资源南下印度洋的重要通道。^{[14]198-208}

反恐战争的困局虽造成今日美国的战略困境，但客观上也为美国留下了重要的战略资产——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开战之前，时任参议员的奥巴马曾经是反战者之一；开战之后，奥巴马则力主撤兵；竞选期间，奥巴马承诺将使“美国外交政策回归务实传统”^[15]，但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放弃既得战略收益。从长远来看，除非这两国已牢固确立亲美的政治基础，否则美国不会轻易放弃这两大战略资产。“大国是国际生活的主角。它们在境外施展影响，谋求打造有利的全球环境”^[16]，美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更有动机去维持和争取每一个已经得到和可能得到的战略据点。2009 年 6 月 30 日以前，美国已完成了第一阶段撤兵伊拉克的任务，撤兵计划已付诸实施，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撤兵进程不可逆转。美国一直强调“要负责任”地撤离伊拉克，言辞虽合情理，但实则则为美国继续驻军伊拉克预留了空间。如果美国感觉到伊拉克并没有产生一个亲美的政府，特别是如果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拉克最终可能实施亲伊朗而疏远美国的政策，那么美国完全有可能以伊拉克安全形势为借口，要求与伊政府签署延长驻军协议，并以建立军事基地的形式保持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当然，在伊拉克安全

形势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撤离伊拉克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短期来看，增兵阿富汗是美国防止反恐形势继续恶化的需要，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也将主要以军事基地的形式存在。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后，美国整个国家被迫进入了以反恐为特征的“9·11”时期，而2008年的总统大选则宣告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及其战略和政策的结束^[17]⁴²，强调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回归美国的核心决策系统。这种长期战略动向决定了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阿富汗，美国军事存在的作用都将逐步转变——反恐的色彩可能进一步淡化，威慑地区内敌对力量和牵制当地政府的功能将日渐突出。不仅如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还将成为美国所建立的庞大全球军事基地体系的组成部分，为美国全球战略和霸权体系发挥重要作用。^[14]¹⁷⁸⁻²¹¹

五、结语

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外交和反恐政策走向了重视意识形态的极端，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重树威信、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历史任务。作为新政府反恐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增兵阿富汗和撤兵伊拉克分别是对前任政府政策的选择性坚持和否定。阿富汗战争事关美国的根本利益，“并不是可选择的战争”，而是“值得打下去”的战争^[18]；与此相反，伊拉克战争则“是一场可以选择不打的战争，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分歧”^[9]。

尽管反恐兵力部署的调整建立在比较客观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之上，且有一定的国际法依据，但最近数月的情形表明，无论是增兵，还是撤兵，似乎都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反恐前景更加不容乐观。自2009年6月30日美从伊拉克城镇撤离战斗部队以来，伊拉克境内爆炸事件的频率没有下降、规模也没有缩小，局势恶化的风险一直存在；2009年7月2日的“利剑攻势”以及其他军事行动未能压制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反弹势头，阿富汗选举期间，极端势力甚至制造了袭击驻阿联军总部的重大暴力事件。极端主义一方面有其有形的物质形式，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也有其无形的存在，一旦产生，便有其特有的稳定性和顽固性，难以轻易消除。撤兵伊拉克，固然剔除了刺激恐怖主义势力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但并未根本缓和伊斯兰世界民间广泛弥漫的对美不满情绪，战争更是打破了伊拉克原有政治格局，导致伊各个教派间的矛盾尖锐。

增兵阿富汗是在当地反恐形势日趋恶化、并有可能演变为恐怖主义策源地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但这无助于阿富汗形势的软着陆。阿富汗战争虽在国际层面上有一定合法性，但并未得到阿富汗民众的认同。战争并未带来和平、稳定与安全，反而使众多无辜平民丧失生命；同时，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一定的影响力，阿富汗国内也存在反美情绪和思潮。如在伊拉克一样，美国高调的军事存在也不利于阿富汗反美极端主义思潮的消退。因此，有专家提出了疑问，增兵阿富汗，美国是否会重复在伊拉克的错误？^[7]

导致目前美国反恐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美国根深蒂固的过于依赖军事手段的战略思想。增兵和撤兵都体现了美国的上述思想。虽然美国新政府已认识到运用非军事手段的重要性，如美近来试图运用政治手段争取温和派，分化塔利班，以及运用经济手段帮助阿富汗部落地区发展经济，削弱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群众基础，但仍将军事作为反恐的主要而非辅助性手段。过度使用武力，不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增加了妥协的难度，甚至可能扩大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力和群众基础。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武力是否能够解决阿富汗局势恶化的问题前景并不明确，即使运用聪明的反叛乱战略也无济于事，“事实上，目前的情境下，更多的兵力投入可能会激起反政府或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Backlash）。”^[19]如此看来，无论是撤兵，还是增兵，都不是医治恐怖主义毒瘤的灵丹妙药。美国的反恐困境其实在前任总统小布什下达军事命令的那一时刻便已经注定。

[参考文献]

[1]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 a New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R]. Washington D.C.,

2009-03-27.

- [2] Walter Pincus. Critics Don't See the Nuance in McChrystal's Comments on War.[N]. Washington Post, 2009-10-06.
- [3] 陆西亚.美国中东政策调整与中东局势变化[J].现代国际关系,2008(5).
- [4]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J]. Foreign Affairs, 2007(4).
- [5]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第二次机遇[M]. 陈东晓,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6] Barack Obama's Inauguration Speech[R]. Washington D.C., 2009-01-20.
- [7] 赵伟明. 奥巴马政府的新中东政策[J]. 西亚非洲, 2009(6).
- [8] 联合国安理会第 1368 号决议[EB/OL].[2001-09-12].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1/s1368.htm>.
联合国安理会第 1373 号决议[EB/OL].[2001-09-28].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1/s1373.htm>.
- [9]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 A New Beginning[R]. Cairo, 2009-06-04.
- [10] 美防务专家谈阿富汗战争困局原因 [EB/OL].[2009-07-24].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7/24/content_11762527.htm.
- [11] Press Availability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Harper of Canada[R]. 2009-02-19.
- [12] John O. Brennan. A New Approach to Safeguarding Americans [J]. Foreign Policy. 2009-08-06.
- [13] 威廉·恩道尔. 石油战争: 石油政治决定世界秩序[M]. 中文版前言. 赵刚,等, 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 [14] 查默斯·约翰逊. 帝国的悲哀[M].任晓, 等,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5] Margaret Talev. Change? Obama's Foreign Policy Team is Old Clinton Hands [EB/OL].[2008-06-18].
<http://www.mcclatchydc.com/104/story/41485.html>.
- [16] 查尔斯·库普乾. 美国时代的终结[M].潘忠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17] 楚树龙, 林沁竹. 美国大选和美国走势[J]. 现代国际关系, 2008(11).
- [18]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Convention [R]. Arizona, 2009-08-17.
- [19] Fareed Zakaria. What Failure in Afghanistan?[N]. Washington Post, 2009-10-12.

An Analysis on U.S. Policy Adjustment of Counter-terror Forces Deployment

JIN Liangxiang

Abstract Both withdrawal from Iraq and expansion in Afghanistan are Barack Obama's efforts to renew American leadership. The Iraq War is an illegal action, and U.S. military presence is by itself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worsened situation. Withdrawal from Iraq is the measure necessary to stabilize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Iraq. The Afghanistan War, though legal in some way, yet the situation is becoming more severe. Expansion in Afghanistan is to prev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urning into sources of global terrorism. In the long term, the U.S. will not easily give up the already held geopolitical interest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an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oth be parts of U.S. global military base structure.

Key Words Expansion in Afghanistan; Withdrawal from Iraq; American Leadership; Geopolitical Interests; Counter-terror Strategy

(责任编辑: 杨 阳)